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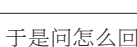
胡春晖

我是“夜光杯”的外地读者。“夜光杯”的文章题材广、内容杂,融思想性、生活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体,作者名家荟萃,大家云集,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写作技巧。我也时常与“夜光杯”的作者联系请益,如陈子善、蒋力、韦泱、赵宗彪、周华诚等老师。

因经常与各地师友、报刊联系,与邮政投递员打交道多。李春霞是我至今未谋面却熟悉的投递员。她是一位乐观向上、敬业负责、乐于助人的职业女性,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,我据此写了一篇短文,试投“夜光杯”,得到编辑的肯定,经修改编辑后刊发,真想不到由“夜光杯”的读者成为作者。国学大师季羨林说过:“我能成为‘夜光杯’的读者和作者,是使我感到光荣的一件事情。”这也是我的心声。

《驿路有“李”》一文发表后,我将文章传给李春霞所在单位,公司十分重视,将文章打印后发给全体班子成员,号召全公司员工向她学习,并给予她物质奖励。李春霞曾在报投递站工作,因投递及时准确,得到过奖励;2015年到邮政公司上班,因拾到现金、银行卡、车钥匙、钱包等送还失主受到嘉奖,失主送锦旗致谢。她为了及时送达邮件,报刊,时常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工作,我就有好几次12时多接到她送信到小区的电话。

拙文《驿路有“李”》的刊发,正是“夜光杯”这个知名副刊品牌“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、凡人写、写凡人,世事沧桑,人情冷暖,无所不谈”的具体诠释,在纸媒生存空间逐渐压缩的环境下,《新民晚报》能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就不难理解了。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于是问怎么回事?她说,我是被分配到了小三线——白茅岭农场中学——你听听,白茅岭呀!我想起来了,当时的毕业分配,不知为什么,我们一个班的五个班委,四个到了小三线,全年级最突出!翁敏华忍住泪,连声说,这是为什么?我急忙扯开,说那是好事呀,你发愤图强,终于考上研究生,走进了高校!她掩饰了自己,连声说道,那又怎么说呢?我留她吃了午饭,还是有说不完的话。我反问,今天好像不是你采访我,而是我采访你呢!因为我更多地知道了你……

两天后,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关于翁敏华教授的讣告。我看到了当年曾



这时候她是最忙的,组织各式表演小组,人数的多少、演什么节目,拽这个、拉那个,总是不亦乐乎!一次,李露蕾给我看一张小纸条,是翁敏华写给她的,说是一组节目的排练人员有变化,让李露蕾去另一个组,于是,这个组就“阿勿依了!”我这个上海人一看就明白,这里翁敏华用了上海话,就是请李露蕾换一个节目组。

很快,我们毕业了,各奔东西。翁敏华后来到了上海师大任古代文学教师,同时在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,比较多的是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。文章有回忆性的,有日常生活的,

有在韩国从教的,有自己各类学生的,当然比较多的是写当年黑龙江的——这已经成

为我们当年在冰天雪地里生活过的人永不会抹去的记忆。

记得我的一部反映当年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,我和以往一样,寄给她一本,写上“兄、雅正”。多年来,翁敏华读了我书,总会送我“雅正”,我也是如出一辙。这回有些不一样。她很快打了电话给我,说是谢谢我,同时说我和我好聊聊。我说好呀,并约了时间。那天一早,她来到我家,没有寒暄几句,就打开带在身边的笔记本电脑,说要就我的小说进行采访。我不禁一笑,说你怎么严肃起来?翁敏华说受到你的长篇启发,我也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!我回答那就太好了,我们可以有一个姐妹篇!于是,她问着,我说着。当说到毕业分配时,她差点流出眼泪,说你不知道,我当年可是一路哭过去的!我真的不知道,

那天下午,我突然收到老同学李露蕾几个字的微信:翁敏华去世。我真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是真的吗?往事接踵而来,与翁敏华的交往,渐渐浮现眼前。

进入大学,我与翁敏华在一个班级,而且在一个小组。在自我介绍中,我知道了同我一样,她也是从黑龙江过来。我们这个班基本上都来自全国各地农村,但也都是从上海出去又回来。很快,大伙都丢掉了种种乡音,用沪语交流。但是,就是翁敏华,比较多地用夹杂着东北话的普通话。我和她大概是“老乡见老乡”,说起普通话仿佛更加自在。但是,她会夹杂“咋啦”“不咋地”“那嘎达”,于是,我就和她开玩笑,咱差点就“两眼泪汪汪”啦!到了冬天,翁敏华穿上一双皮靴,踢踢踏踏走来。这个我知道。在寒冷彻骨的黑龙江,一般穿橡胶底的棉胶鞋,或者是翻毛高帮棉皮鞋。皮靴也有,但很少有人穿——当然主要是价格贵,再说,穿这个鞋也很难在雪地里干活。但是,翁敏华的这双皮靴可出了风头,因为除了黑龙江来的,大概在其他地方还很少见到。于是,只要我们听到这个踢

踢踏踏的声音传来,大伙都会连声说,翁敏华来了!黑龙江的生活真是让我们难忘,翁敏华会时不时地说起当年在那里的点点滴滴。

一次,她拿着我写的一篇文章,仔细瞅了半天,

## 怀念敏华

马以鑫

突然嚷了起来:“啊呀,咱兵团里也有一个你们敬业中学毕业的——老三届高中的,怎么写的字同你非常像呢!”我也吃了一惊,哪有这样的事?我们敬业中学可没有专门的书法课,也没有专门的书法老师呀!

很快,翁敏华就显示了她的艺术才能。一次,她在班会活动中,自告奋勇给大家唱一曲京剧,于是,“家住安源萍水头,三代挖煤做马牛”顿时响遍教室,所有人都被她的动人嗓音吸引住。翁敏华很快进入角色,双眼饱含热泪,完整地唱完了京剧《杜鹃山》这一唱段。我至今记得,真是余音绕梁,好半天,我们都还没缓过神来。当然,翁敏华就成为我们班的文艺委员。到了节日,总要组织班级娱乐,



翁敏华



## 秋思

慢 (插画) 慢慢

从这个日子开始,每天卸下一些多余的东西,把枝头空出,留给越来越寂静的阳光,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丝丝雪……

又是一年梨花节,古镇黎里要搞一个“亚子诗会”,镇上委托我请一些文坛名家推荐他们自己写梨花写春天的诗,或者推荐他们喜欢的与梨花和春天相关的诗。我想了想,给一些相熟的朋友发出了邀请。很快他们就都有了回复,冯唐、欧阳江河、蓝蓝、李少君、浩尘、乔叶、卢文丽把他们的诗发了过来。苏童、叶兆言、孙甘露等则推荐了中外诗人的诗。

作家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一年到头都是坐冷板凳,窝在家里写啊写。其实很多作家都很忙,尤其是名家。能亲自来诗会现场的,最后是叶兆言、葛水平、汪惠仁、凡一平、蓝蓝、卢文丽和范笑哗。我与范不熟,他在新加坡任教,既是诗人,又是翻译家,这几天正好在苏州,得知蓝蓝来黎里,便一起过来了。在诗会上,他和蓝蓝同台朗诵了一首蓝蓝的诗,蓝蓝用好听普通话,他用极富音乐感的英语。

诗会在德心堂老宅院里举行,这是一个古老而风雅的大宅院,典型的苏式私家园林。我应邀充当了一回主持人。戏台隔着平静如镜的水面,如果不用话筒,我想是可以还原古时候私家庭院里唱戏的氛围的。叶兆言说他不会写诗,在诗会上本来应该被赶出去。但他想到了两句古诗,一句是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他说在唐之前,扬州指的并不是今天江北的扬州,而是我们这块地方,吴江正是那个李白所说的烟花三月之地。这倒是个新鲜的知识。所以说,我一直都觉得兆言是当代作家中最有学问的。我在主持中说,大家也许没有读过叶兆言老师的作品,但是一定都在语文课本里读过叶老师祖父写的文章,那就是叶圣陶先生。兆言家学渊源。

主持这样的活动是愉快的,又是漂亮而自由的场地,所以气氛完全可以抒情情的,也轻松活泼。开场前有专业的演员表演了昆曲《牡丹亭》选段。我对大家说,别以为我们作家只会写,我们也能唱。葛水平是演员出身,我说她是一位著名演员出身的著名作家。

参加诗会的文坛名家,还都是能书善画的,汪惠仁的身份,除了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,还是一位功底深厚风格鲜明的书法家。他写了“亚子诗会”四字带来,我调侃说是国宝级的,可以由六悦博物馆收藏。会客厅里,也一直挂着汪惠仁题写的“荆歌会客厅”墨迹。车前子经常讲,中国作家里书法是“南荆北汪”,意思是汪惠仁和我的字最好。惠仁的字好,没毛病,而我则很惭愧。我觉得中国作家中字写得好的有人在,贾平凹写得好,莫言的字也越来越好,尤其草书,似乎有超常天赋。在我看来,字好的还有张瑞田、欧阳江河、王祥夫、叶兆言、丁帆、徐则臣、陈继明、程绍武、兴安、石舒清、雷平阳、王尧、南帆、龙一,等等,林白也写得不错。

大家都喜欢“亚子诗会”这个名字。说黎里当然绕不开柳亚子,这是一个大品牌。“亚子诗会”也将成为黎里的一个新品牌,每年梨花开放时,春风不仅吹暖了季节,催生了草木百花,也激荡起人们心中的诗情。

诗是人类情感的产物,无论科技如何发展,诗都不会淘汰。或者说,它一定是与自然同在的。智能机器人可以做所有人类能做的事,也能做人类不能做的事,但是它唯一缺乏的就是人格,人类的情感,我想应该是硅基生命再怎么进化也无法获得的。

古语说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。“不惑”要等到四十,可见人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最近我的好朋友之一小Z对我坦陈了她的心迹。

小Z大学快毕业时,给自己找了一个爱人。男友是她的高中同学,品学兼优,正在另一个城市的一所大学读大四。小Z以与男友相聚鼓励自己,一鼓作气考上了爱人所在大学的研究生。面对小Z父母双双下岗的窘境,男友包下了小Z所有的生活费。两个人人情投意合,互相鼓励。小Z研究生毕业时,两个人步入婚姻殿堂。

婚后第二年,小Z与她的同事撞上了爱河。不能说小Z不爱她的丈夫,但是这段感情在青春时代盲目的欲望面前不堪一击。最后,小Z抛弃了温柔的丈夫。滑稽的是,那个新欢并没有选择她,而她也很快与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了。不久,他们领了结婚证。

婚姻生活大部分是由琐事组成的。小Z的第二任丈夫逃避了所有的琐事,由小Z去承担。她也乐意承担,问题是等到她下班、买菜、做饭,把所有的琐事做完后,迎

接她的不是一声“辛苦了”或者一杯热茶,而是另一个人的挑剔和审判,然后是她的眼泪和崩溃。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。两个人的关系中,那个男人始终以一个破坏者的身份存在,让小Z不得安宁,没有尊严。这段关系最终不得不走向了破裂。

第二次离婚后,小Z带着年幼的儿子艰难地生活。在她刚刚迈入40岁的时候,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。那个男人经历了

## 四十岁,她长大了

阿伦特

一段失败的婚姻,也有一个儿子,刚刚大学毕业。由于双方相距一个小时的高铁,两个人的关系便一直保持在一个微妙的距离上。

小Z是付出型的性格,以至于每次见面她总是累得精疲力尽。而这个男人却是出奇地吝啬,哪怕从国外出差回来,也不给她带一件礼物。同时,也许他觉得与她见面很享受,便开始要求越来越频繁的见面。有几次,小Z因为工作和家务非常疲劳,正想休息一下的时候,男人又要求见面。出于莫名的

恐惧,小Z答应了。男人来了,带着别人送给他的对联和一两个小东西当作礼物。男人走后,小Z把那些小东西扔进了垃圾桶。她抑郁了。

小Z终于认识到,自己被当作女友使用,却没有享受到女友的权利。换句话说,她觉得自己被人利用了。冷静下来的小Z又想到,她真的是被人利用了吗?归根到底,是被她自己的恐惧利用了。恐惧什么呢?对未知的恐惧。

随后,小Z想到,自己就是真的被人利用,那也是活该。自己年轻的时候,没有利用过别人吗?她的第一任丈夫,就是被她利用的牺牲品啊。稻盛和夫说过,有些人呼天抢地,控诉自己被人利用了,然而再看看他们的经历,就知道他们也曾干过同样的事情。

然而,时间不能倒流,过去永远回不来了。生活比感情广阔得多。就这样,小Z终于迎来了“四十不惑”,她长大了。

## 十日谈

一夜长大 责编:殷健灵

明起请看一组《邮缘人生》,责编郭影。

今年是抗战胜利79周年。近日,我整理藏书时,一本白底红字、封面简洁庄重的旧书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跳入我的眼帘。这是我国著名清史专家戴逸70年前以“王金穆”笔名发表的小说处女作。

戴逸,原名戴秉衡,1926年9月生,江苏常熟人。他自幼酷爱读古典演义小说,10岁前就读过《水浒传》等历史小说。凡提及孩提时代读书,他得意的是,一个稚童不仅能记住《水浒传》的故事情节,还对一百零八将的姓名、诨号都能熟记于心。读古典小说也是影响和吸引他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关键。1944年,戴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,但他还是不忘史学,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,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。大学期间,他还主动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及进步社团活动。1948年被国民党通缉,为躲避政治迫害,在党的帮助下,他进入解放区。为避免家人遭到迫害,他将“秉衡”改为“逸”,意为离开国统区,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。

小说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为戴逸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时撰写的,初版于1951年3月,由新潮书店出版发行。我收藏的是新潮书店1951年7月印刷本,为第50编号本,也是早于戴逸自己收藏的上海火星出版社1953年5月的重排本。戴逸“熟知抗日战争历史掌故”。其在《后记》中说:“抗战时期,中国人民奋不顾身地和日本帝国主义、汉奸、卖国贼作斗争,留下了许多英勇慷慨和可歌可泣的事迹,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用通俗

演义的形式把这些事迹介绍给读者们。它虽是一本演义,但除小段对白与某些场面的描写之外,大多是据书籍、报章、杂志的记载,不是凭空臆测来的。”可见这本书形式上是演义,实际上是一部纪实文学的历史读物。

小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、日本强占东北起笔,至1945年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收尾。数十年间,史学界就抗战的起点和时限一直存在“八年”和“十四年”两种观点。2005年,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,明确提出“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,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”的科学论断。我国史学界也形成共识。戴逸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用“十四年”抗战史的观点来撰写“演义”,其独特视角和智慧可见一斑。

2005年,戴逸翻检旧书时找到这本书,异常兴奋。他在扉页上分九行竖式记录了撰写与出版经过:“这本书是我在解放初期所写。当时看到东北某地出版的一本用章回体写成的解放战争史,启发我写这本书。四九年冬写了前八回,后来陆续写作,至五一年全书草草写完,用‘王金穆’的笔名发表,初为新潮书店印行。新潮倒闭时,竟将新型私自售与上海火星出版社,此为火星本。后数次交涉,停止出版。此书已无底稿,此为硕果仅存之一本。戴逸自识,1960年6月。”由于此书作为戴逸自留纪念本,故在书的封面右下角处钤“戴逸”篆字私印,足见他对此稀罕本的珍爱。

## 戴逸的抗战史演义小说

翁长松